

## 那丢失的.....

一个人独居一室，如果不是为了发奋学习或医治心灵的创伤，那么，你是无法忍受这种孤独、寂寞和惆怅的。108室本来已经送走了它的六位主人，可是，仅仅半个小时后，她们其中的一位又返回来了。纤巧细嫩的手轻轻推开了门。几只灰色的、正在争相啃着一块面包的老鼠，几乎同时猛地哆嗦了一下，继而迅速地逃窜了。好家伙，主人刚走，你们就来横行霸道了！杜若在心里骂着，把按着胸口的手松下来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沉甸甸的旅行袋，全是书。知识的力量真够伟大的了。她自我解嘲着，把它拎到满是灰尘和碎纸的床上。回来做什么呢？半小时之前，你不是已经同她们一起与它郑重告别了吗？她茫然不知所措了。天色渐晚，位于大楼阴面的108室的西窗，投进来夕阳欲坠时那沉重的余辉。霎时，墙壁一片昏黄，像是被泼上了一层酡茶。杜若寻着脚下的空地来到窗前，从前只有五步的路，一眨眼的工夫可到；而今天，却觉得那么远、那么漫长，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跋涉。她觉得疲倦极了。运动会上三千米跑下来，也没像现在这样浑身无力。她真想立刻倒下去，松弛一下身体的各个部位，闭上眼，什么也不想。然而，即使真的倒下去，这喜欢思考的大脑又怎么肯迁就她呢？此刻，她真羡慕那些醉酒的人，烂泥般地瘫着，打响遗忘烦恼和忧愁的呼噜。她凝视着窗外。宽阔的草甸子上面点缀着簇簇黄花，一条两脚可以横跨两岸的小河隐没在深草丛中。远远看去，不像是扭动的白绸带，倒像是一个不会扶犁的后生提心吊胆犁出的弯弯曲曲的沟。草地的尽头是连绵的群山。山坡显得很光秃，许多处裸露着青白色的石头。独有山顶，茂密地挺立着一片樟子松。这种寒风冷雪下不褪颜色、不凋谢的树木，在盛夏的季节里，显得更为苍翠、挺拔、端庄。夕阳的半个脸已经沉在这一团绿云似的樟子松林里了。多么熟悉啊！无数次滑入她的梦境、奔走在激情洋溢文字中的，不正是这幅恬淡、自然、色彩谐和的画面吗？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这巨幅的长轴画下，在这个时刻里、在这个房间，发生过的一切一切。虽然在这之前她像讨厌立秋后的蚊子一样，试图把它们赶跑，而现在，它们分明又轰地回来了，团团围住她、困扰着她，并且轻而易举就把她拉回过去的日子里。欢声伴着笑语，充分显示了青年人的活力。晚饭过后，在没有上晚自习之前，是姑娘们充分暴露自己个性的时刻。兰宁搂着杨琦纤细的腰肢，快乐地伴着悠扬的曲子移着舞步。青青猫咬耗子似的硬邦邦地晃着浑圆的腰，跟在人家后面学，往往急得顺了拐。爱抢白人的丽丽禁不住要骂她是个“热锅上的小蚂蚁”。青青倒满不在乎，她声称自己跳得新颖、独特，只不过一学别人的，倒把自己的东西给丢了。她满头大汗地宣告：以后再不要“邯郸学步”了！惯于细嚼慢咽、被称为“千金小姐”的小雪，这时也不得不撇下饭盒，倒在床上，一手揪着辫子，一手揉着肚子，直叫嚷要笑断了肠子。笑声潮涌般地冲出窗户，回荡在傍晚的天空中，久久不散。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这种笑声消失了呢？第二学期。六个人同在一起开怀大笑的场面不见了。也许，这是由初入学的“狂热”进化到理性的神秘高空了吧？人们开始挖空心思地谈论社会、人生、希望、追求。这些东西，像一道道紧箍咒，板结了生活，绷紧了人们之间的关系。烦恼、怨愤、叹息纷至沓来。兰宁和杨传第一对闹矛盾了。来势凶猛、剑拔弩张。原因很简单，对黑颜色的不同看法。一个说是高雅的象征，一个说是蒙蔽一切丑恶的遮羞布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后，由审美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，世界观不同，岂有“共同语言”？

劳燕分飞！她们共同使用的东西从此“离了婚”，物归原主！只差在物品下挂上标签。

青青呢，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铅球健将谭永。虽然笨手笨脚，可她还是尽心尽力的为他织毛衣，按她的话说就是：爱了，就要一心一意！真正的一心一意。她的心思全部转移到他身上。丽丽迷上了诗歌，就连吃饭时间也盯着诗集。要成为伟大的诗人，没有恒心和毅力怎么成？于是，像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一样，她惧怕、甚至讨厌一切声响，

她恨不能世界上的生物全部停止呼吸，让她一个人在悄无声息中，啃完所有的书。走向她的理想，做再世的维吉尔和歌德。安恬柔和的落日画面一如既往，而大地这个磁盘再也录不到她们的笑声了。火车一声长鸣，把杜若由深沉的思绪中扯回来。她的心禁不住颤了一下。走了，走了，都走了。本来自己也可以走的。可以忘却这一切，可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呢？毕业生宴会上。108的六个姐妹围坐在一起。丰盛的宴席，由炊事员提前安排好的。三年来，排队买饭成了惯例。不花一丝力气就能得到的这一切，倒使人觉得陌生和难过。更何况这是最后一次.....喝吧！清凉、爽人的啤酒。既然能够消暑，那么，也浇一浇每一个人的心头之火吧！一切隔阂、矛盾、怨忧、不满、愤恨，一切的痛苦和悲哀，都滚蛋吧！杨琦不时地斟满酒杯，仰脖咕噜着，她快活得近于发狂。整个食堂大厅，几乎桌桌如此，桌桌如此啊。兰宁嘴唇哆嗦着，惊骇地望着杨琦，又求救般地望着我。

有什么办法！让她这样去做吧，如果她是在发泄，那么也允许吧。我不敢正视兰宁那近乎哀求的凄惨惨的目光，把头深深地埋下来。“啪！”酒瓶砸在水磨石地面的脆响。大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，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那里。铅球健将！他孩子般地趴在桌上，双肩不住地抽搐着。抑制痛苦是要有力量的。

青青咬着嘴唇，慢慢地垂下眼帘。又是“劳燕分飞”！怪谁呢？学校？校长？青青？还是他——铅球健将？从踏入校门的第一天起，直至现在，已经换了四任校长。就在实习前夕，这第四任校长走马上任了。据说，他搞政治工作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再乱的单位，一经他手调治，便可元气大复，风调雨顺，因而得一绰号：定心丸。鬼也怕恶人。一视同仁的态度、不姑息、迁就于任何人所犯的 errors 和缺点，弃恶扬善、察纳雅言。的确，偏执的列车已驶上了正常运行的轨道。“定心丸”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负众望！哪一位同学不敬佩他呢？青青给他写了一封信。就是现在，谁也猜不透这是头脑发热所致，还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重大决定。总之，这封看似平常，又非同小可的信，在整个学校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毕业典礼大会上。噙着泪水，无休无止，会场上乱成了一锅粥。虽然对自己的分配去向已心有定数，可大家仍是以猜疑的口气议论着。开会了。书记做完报告后，校长公布分配方案。令人大吃一惊的是：青青竟在留校名单之首！青青，这个学习成绩只占中游的青青，她的神通竟如此之大，真是始料不及！正当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校长读了一封信，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学校的一切都好转起来，可我们却要离校了。如果可以留级的话，我宁愿再重读一年，为我的母校建设出一份微薄的力量.....读后，场内鸦雀无声。“定心丸”对这封信的评价是：有这样的学生理解和支持，还怕什么工作做不好呢？这样的学生不留校，还留什么样的呢？一目了然。不需要谁来指明，秃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嘛。人们把目光全射向青青。她低头不语，脸色微微有些泛红，浓密的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。铅球健将猛地冲出会场！杨琦高昂着头，这个冷美人，即使她心里的火气已经烧到喉咙，却仍然扮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品学兼优、独一无二、多才多艺的杨琦，每个班级一名的留校名额本应属于你啊。她没有哭，没有怒骂，没有诅咒，嘴唇上，只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齿痕。现在，她这样不停地喝酒，如果酒是火的话，那么就让它把你燃烧了吧！沉闷的响声，为什么使你冷静了？杨琦！她站起身，唱起了歌。没有伴奏，没有杂音，这才是歌声，真正的、自己的歌声，略带沙哑而真挚的歌声：友情，人人都珍惜友情，不能孤独，踏上人生旅程。我在默默地祝福你

泪水潸潸，弥漫了每个人的脸。杜若的心又是猛地一揪。她本能地扶住窗台。她真担心自己会倒在这里，刚才提着旅行袋匆匆往回赶的力量都在进入房间一刹那，烟消云散了。她望着窗外：依然是碧绿的草甸，仍然是小河那弯弯曲曲的浅痕，只不过太阳全沉下去了。云霓笼罩，灰蓝色的、深蓝色的，乌蒙蒙一片。其中，夹着一条红红的彩练般的云霞！人生多么富于变幻，就像这大自然一样。刚才还是落日溶溶，现在已是晚

霞飞涌了。再过一会儿，这一切都将消失，夜会缓缓拉开帷幕，给草地和山峦涂上另一种色彩。弯弯的娥眉月苍白地吊在西方。在日落之前，它就像小舟一样，驶出了碧蓝的港湾，准确无误地到达那里。静谧。安详。和谐。那条美丽的红红的云霞变淡了、稀薄了、不见了。杜若死死地盯着西方。她真想变成一只苍鹰，搏击长空，穿过厚厚的云层，把那条消失的彩练拽回来。然而，她没有一丝力气。她感觉到腿脚麻木，就挪了挪步，而就在她略一低头的一刹那，她的心猛地一震：药丸！八珍益母丸！躺倒在窗台上，七八个；绿色的保温杯的外壳，里面仍然装着盐面；长长短短、粗细不一、红白相杂的蜡烛头，胡乱地挤在罐头瓶里.....丽丽，该死的丽丽，怎么连药丸都忘了拿呢？下次月经来潮，可不把你疼死！杜若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只，把它攥在冰凉的手心里。宿舍的六个姐妹中，独有丽丽身体最弱，而她又是最不会爱惜自己身体的。每次“倒霉的客人”光临，真如大祸临头，把她疼得趴在床上咿呀直叫。热心的青青三番五次地去校医那里给她开药，看着她把它吃下去。杨琦会从纸箱中把小酒精炉取出来，坐上茶缸，到小卖店买一袋鸡蛋面，让她热乎乎地“款待客人”。这个时候，小雪就飞快地把英语磁带甩在一边，装上录有轻音乐的磁带，拍着丽丽的背叫嚷：精神治疗开始。捂着肚子乱叫唤的丽丽这时也会“哼”的一声笑了，并且从牙缝中挤出咿咿的说话声：一级战备、一级战备.....兰宁的保温杯在擦玻璃时不慎打碎了。还是杨琦出的好主意，把壳留下来，装上盐面，每逢食堂的菜做淡了，就撒上一点。而那些蜡头，是姐妹们公用的。碰到停电的时候，每人取一支。调皮的小雪常拿着它用蜡油滴花玩。别人一支蜡能用五六个小时，而她的呢，不到两个小时，就已“蜡炬成灰”了。现在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与她们朝夕相处的伙伴，却被冷落在这空空的房间里，无人问津，无人提及。杜若的眼睛不觉潮湿了。她不由得环顾四周：钢丝床上堆卷着散发着霉味的垫子，脸盆架上搭着块干巴巴的毛巾，青青的一只肉色尼龙丝袜可怜地吊在线绳上.....地上，纸片、铁丝头、锯末、木板、碎纸盒厚厚地覆盖住了地板。杜若开始不安起来。她不敢再看下去。她飞快地走到门前，操起笤帚，门头扫了起来。扫在一堆，用撮子一趟趟扔到垃圾箱里。她又拎来一塑料桶清水，把她们用过的铁桌用肥皂擦得油光锃亮，然后拖地板，又把垫子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。干完这些，她倚靠在床上，感到心里舒畅多了。她惬意地揉着自己的脸蛋，欣赏着自己的“战果”，在心里默默地给它打了个满分。夜幕低垂了。星星吐出了闪烁的幽辉。她拉亮电灯。不一会，几只飞蛾顺着被打碎的玻璃框飞进来，围着电灯团团转。她的思想也跟着飞转起来。她下了床，把药丸、保温杯的外壳、蜡烛头、毛巾、袜子，一一收好，郑重地放到旅行袋里。她相信，有一天，姐妹们会想起这丢失的东西。会想起的，也一定会找寻的。过去的事情太多了。可她深信，这些东西，永远不是“过去的”，它将是现在的、未来的，属于永恒世纪的。找回自己丢失的东西，这不是每一位失主的最终愿望吗？身不由己返回来的原因终于悟到了。扫除了该扫除的，清洗了该清洗的，也拾起了应该拾起的，她坚信108的新主人将会说：我们的大姐姐们在这里很好地生活过。

一个人独居一室，在这个房间里，还是第一次，她不再感到孤独、寂寞和惆怅。

她插上门，关了灯，枕着旅行袋，躺在冰冷的钢丝床上。她在想：明天一早，就去赶北归的列车。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